

● 张宏森 著

非常迷惑

FEI CHANG MI HUO

车间主任



长江文艺出版社

非常迷惑

张宏森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为全国文学创作山东中心重点作品

非常迷惑

张宏森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625 印张 2 插页 386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ISBN 7—5329—1430—5

I·1261 定价 29.80 元

内容提要

北方重型机械厂是五十年代建厂、在全国同行业中享有盛誉的大型国有企业。然而,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今天,它却面临着层出不穷的矛盾和前所未有的冲击。车间主任段启明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任劳任怨的忘我精神,率领全车间几百名工人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巨繁重的生产任务,化解了一系列缠绕不清的矛盾和纠葛,成为一名企业改革的基层领导者和具体实践者。

作品通过肖岚、刘义山、李万全、小鼻涕等人不同命运的展示,刻划出吃苦耐劳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传统精神;通过耿海、程全、韩春霞、陈美玲等不同形象的塑造,展现了价值多元的今天在人们心灵中形成的复杂变化;通过厂长张一平和党委书记郭力维的内心解剖,展示出改革的难度和希望;通过工人家庭以及错综复杂社会关系的描写,挥洒出当代中国社会的真实生态和心态;通过劳模、金钱、反腐等问题的深层次揭示,反映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碰撞的诸多冷僻环节。

1

夏末秋初是个多雨季节。不是夏日如注的雨水，也不是春天的毛毛细雨。这种不大不小的雨淅淅沥沥，透着一份秋之将至的凄凉。

北方重型机械厂历史悠久，敦壮宽阔的厂房和四通八达的厂区道路都可以为它拥有过的历史作证。上班时间，厂区空旷寂寥。车间内传出机器的轰鸣声和汽锤的锻打声，一个高高的铁架上有人在焊接着什么，电焊火花和淅淅沥沥的雨水一起从高处扑簌扑簌落下来。

一辆警车驶进厂区。警车由远及近，行至厂区铁路前时，被一列火车阻挡住了。

运载着钢铁铸件的火车轰轰隆隆缓缓驶过。火车司机好奇地张望着那辆被阻挡住的警车。

火车驶过。警车越过铁轨，驶向远处的一片厂房。

天车呼呼隆隆从车间顶上开过。天车上吊挂着巨大的钢铁铸件。天车下，工段长耿海吹着哨子，不停地摆动手势，指挥着天车的运行方向。随着哨声，巨大铸件在粗重的铁链牵引下缓缓下降。巨大的钢铁铸件下落，再下落，随着长长的哨音，落到车间正中的四方形冷却水池中。炽热的钢铁铸件发出“啞啦”一声，随之溅起弥漫四周的氤氲。车间笼罩在一团烟雾之中。

天车上的姑娘陈美玲探出头来，朝下喊一声：“耿海！”工

段长耿海正和几个工人忙活着什么，显然没有听见姑娘的呼喊。姑娘用扳手敲打铁梁，更大声地喊：“工段长！”耿海听到了铁器敲打声，抬起头朝向天车：“啊？”

“我下去一会儿行不行？就一会儿！”

“干吗？”

“回个电话！”

“不行！”

天车上的姑娘哼一声，收回身子，坐回到天车驾驶座上。她刚一坐好，口袋里的BP机又响起来。她掏出来看看号码，再低头看看天车下忙碌的耿海和工人们，懊恼地把叫个不停的BP机关掉。

四十多岁的车间主任段启明就在这时脚步匆匆、神色严峻地来到天车下。什么东西绊了他一个趔趄，他俯下身，把一条横陈在地的粗重铁链扔出老远。随即，段启明朝一堆忙碌的工人摆摆手，高声喊：“耿海！耿海！”

耿海从忙碌的人堆中回过头，看见了段启明，他顺手抓起一团棉纱，擦着满手的油污走过来。

远处近处的电焊花四周迸溅。

段启明看看耿海，叹了一口气：“你把李万全叫来。”

耿海逡巡一下四周：“万全……万全，可能上茅房了，拉肚子，拉了一天。”

“拉肚子？”

“刚才上那个铸件，就憋不住了。有事吗？”

段启明哼了一声：“这回，甭上茅房，他就拉裤裆里了。”

段启明这番话让耿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耿海一回头，正看见李万全从车间门口走进来，顺手一指：“回来了。”于是喊道：“万全！李万全！”

穿着一身油污工作服的李万全正向他们走来。在李万全

摇摇摆摆的走动中，段启明突然发现三十多岁的李万全有点未老先衰的萎缩模样。李万全来到他们身边，双手不自然地捂紧小腹：“喊我？”

段启明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眼前的李万全，问：“拉肚子？”

“嘿，也……也不知咋整的……”

段启明突然板下脸，吼道：“咋整的？作的！”

李万全听到这里，脸色陡然变得难看起来。耿海一脸困惑地看看他俩。

“平时看你三杠子压不出个屁，不言不语，你念真经呀你！这下行了，上有爹娘，下有老婆孩子，让你一锅煮了！”

李万全听到这里，口中嗫嚅不清地：“主任，我……”

就这时，车间门口响起什么铁器掀翻在地的当啷一声响。耿海一回头，就看见三个警察小跑步般地向他们走来。车间的工人们见这突兀而至的阵势，纷纷停下手中的活计，惶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李万全看到奔向眼前的警察，一把扯住段启明，躲闪到段启明身后：“不是，主任，不……”不由分说，三名警察已上前一把握住李万全，短暂的扭结之后，刷拉一声给他戴上了手铐。李万全顿时面如土色，瑟缩不已，再也说不出什么。工人们呼啦一下围拥上来，莫名其妙地看着眼前突降的一切。耿海上前拦挡警察，段启明一把将他扯到一边。

警察推一把呆若木鸡的李万全：“走！”

李万全畏畏缩缩不动。

两个警察上前扭住李万全两只胳膊，强硬地推拥。段启明摆摆手，拦住了，对耿海说：“把药，那……拉肚子药，给他带点。”

耿海愣站着没动。一个工人飞快跑去，旋即递给段启明一件破工作服。他结结巴巴说：“黄……黄连素……在衣服口

袋里。”段启明叹口气，掏出一个药瓶，塞进李万全裤兜。警察再次推拥李万全，段启明冲围拢的工人挥挥手：“闪开闪开。”

众人困惑地挪动脚步，让开缝隙，三名警察押解李万全走出车间。众人跟随着，来到车间门口。此时此刻，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着，雨中停放着那辆闪烁警灯的警车。来到警车前的李万全突然蹲下，用戴手铐的双手捂住脸呜呜哭起来，大声喊着：“主任，你救救我……”

三名警察连推带搯地把李万全塞到警车后部镶铁栅的后座上。

警笛响起，警车启动。李万全将脸紧贴在镶铁栅的窗口，在雨水扑打的窗面上，模糊地观看着车间门外的众多工人们。工人们诧异地站在那里，望着呼啸着的警车渐渐远去，渐渐消失。

有人问：“主任，万全咋着了？”

段启明闭上眼睛没吱声。

又有人问：“头，到底咋回事啊？”

段启明没好气地：“还用问？做了好事犯得上公安局来找你？”说完，他掉头走去。没走多远，又回头说：“耿海，你来！”

耿海跟段启明走去。走出几步，段启明又回头站住，看着车间门外站立的众人。耿海顿时明白了段启明的意思，赶紧向众人挥挥手：“回去吧，回去回去！”

众人困惑地、不情愿地走进车间，彼此叽叽喳喳猜测议论着。

段启明在前边走，耿海在后边跟着。走到厂区铁轨上，远处传来一个停着的火车头短促的吼叫。铁轨与厂区道路的交界处，有一个明显的禁止停留的标志，段启明却在铁轨上站住，看着不远处的火车头，点起一棵烟，蹲在铁轨中央。耿海也站在了铁轨上，看看一脸烦躁的车间主任段启明，忍不住问

一句：“万全到底犯了啥事？”

段启明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货场上那堆破机器——就是从日本人手里买来的那堆垃圾，堆那儿都两年了，它碍着你李万全个胳膊腿呀？他倒好，黑灯瞎火去拆了铜卖了铁，一次上瘾不算，还有两次，你知道啥罪名？团伙盗窃！”

耿海听到这里，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他吞吞吐吐地：“万全怎么干这事？平时在车间，他连根铁钉都没碰过。”

段启明忽一下站起来：“穷归穷，累归累，谁不拖家带口，谁不难？噢，难，难你就撑破了胆，往油锅里跳？！就算那是堆垃圾，可那是人家上头买进来的，人家那垃圾冠冕堂皇，天底下轮个遍也轮不上你李万全去拆铜卖铁啊！这下进去利索了，三年五年是他，十年八年也是他，等放出来，老鼠也白毛了！”

耿海长叹一口气，没再吱声。

停在不远处的火车头呼哧呼哧开过来。两人站在雨中的铁轨上，似乎一点也没察觉身后火车头的逼近。无奈的火车司机猛拉几声短促的汽笛。耿海扯一把段启明，两人走下铁轨。笨重的火车头从两人背后吃力地闪过。耿海问一句：“咱上哪？”

“保卫处！”

两人踏着一路雨水，走向厂区办公楼，走向保卫处。

2

保卫处办公室内，几个小伙子闲散地看报纸、喝茶、聊天。段启明和耿海顶着一头雨水走进去。一个小伙子站起来：“哟，老段，进来进来。”

段启明在连椅上坐下。耿海也紧挨着段启明坐下来。似

乎在这时，耿海才发现他手上一直没有摘下那副油污的白线手套。他摘下来，用手套擦着头脸上脸上的雨水。小伙子掏出烟：“老段，来。”

老段没搭小伙子的茬，自己掏烟点上。小伙子尴尬地用烟向耿海示意，耿海摆摆手。小伙子重新坐下：“老段，你说你们那李万全啥都敢拆啊！囫囵一堆机器，说拆零散就拆零散了。”

段启明：“你们处长呢？”

几个人相互示意。递烟的小伙子吞吞吐吐地：“哟，处长，他这会儿……”另一个小伙子赶紧使个眼色：“我去看看，也差不多了。”回头对段启明：“老段，你稍等啊！”

电话铃响，一个小伙子接电话：“喂，保卫处。”他听了一会儿，有点发脾气地：“早就叫你们食堂整个防盗门，整了一年也不见动静！处长不在，等他回来再说吧。”

说话间，瘦瘦的保卫处长王丰田进来了。他显然喝了酒，醉眼惺忪，步伐也有点晃悠，进门他就冲段启明打哈哈：“老段呀，平时跟你说话你老不搭我的茬，总以为我怎么着。到头来咋样，出事了吧？现在这人哪！”他边说边打着酒隔，朝一个小伙子示意，小伙子心领神会地递过一杯茶水来，边递茶边说：“处长，食堂打来电话，前天刚进了十箱白酒，今天一数，少了两箱。”

处长王丰田听罢，喝着茶水，不慌不忙的样子：“现在这人哪，也不知咋的就红了眼，逮什么揍什么。保卫处就这几个熊人，忙死个逮！”说完又打酒隔，再猛喝几口茶水，似对老段，又似对屋内的小伙子：“中午喝酒真他妈遭罪，咱这胃又不是陶瓷的，哪能像酒瓶子一样，啥酒都能往里装！”

段启明掐灭烟头：“我是主任，耿海是工段长。我管他，他管李万全，该来的都来了，啥事你说吧。”

王丰田放下茶杯站起来：“你说你们车间这个李万全，真人不露相！又是派出所，又是刑警队，再加上保卫处这几个弟兄，没白没黑查呀找呀，嗨，他还没事似的蹲在车间干活！谁不知道那堆设备值成千上万的钱，他也忒没王法了！”

段启明不吭声。耿海从口袋里掏出烟，随即又掏出一个手枪形状的打火机。火机点烟的时候，蓝色的火焰嗡嗡响着。烟点上，耿海就拿着火机随手玩弄着。

王丰田：“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你说咱北重这么大的厂子，这些年哪有警车呜呜开进来，拴上铐子走人的？就这么一个李万全，咱厂文明单位的牌子就得摘喽！你们车间出的事，我这保卫处长也得跟着赔罪。老段，这壶酒可是咱俩的，等厂长出差回来，指不定咋灌死咱呢！”

段启明：“厂长回来让他找我。事出在我们车间，有啥事我兜着。”

保卫处长的脸上突然涌起笑容：“老段，你也别这么说，谁让我在这位子上呢？要堵枪眼咱俩一块堵！我是说一个李万全，给咱添多少乱！人家派出所也好，刑警队也好，人家来了，一靠多少天，得吃得喝吧？咱眼睁睁看人家熬红了眼，怎么也得伺候盒烟、伺候瓶酒吧？”

正说着，进来一个中年妇女。中年妇女是厂办公室的韩春霞，平时也就是个管管报纸、听听电话之类的闲差。她推门的时候，正听见保卫处长吃喝烟酒之类的字眼，于是进门就接茬：“你们保卫处不是关起门来搓麻将，就是敞开屋门谈吃喝，革命工作就这么干？”她突然看到了坐在连椅上的段启明和耿海，眼睛一怔：“哟，段启明，你也在这跟他们‘烟酒’上了？他们可都是杀人不用刀，烟酒全报销！”

段启明没理她。保卫处长对她啧啧咂舌：“啧啧，说正事呢，你又掺和进来。全厂就你韩春霞甩着手没活干，又跑这儿

唠闲嗑。”韩春霞白他一眼：“我稀罕和你唠嗑！我来翻翻《健康报》，上头有个知识竞猜，猜中了得一万块呢！”说着便在桌前坐下，照着一堆报纸乱翻起来。

保卫处长从口袋里掏出一摞发票，走到段启明面前：“老段你看，李万全这一个星期呼隆下来，光发票就压在我手里两千多块。”

段启明看看那摞发票，说：“李万全偷的那堆废铜烂铁才值多少钱？”

“那得公安局说了算，定多少就是多少！”

“那你啥意思？”

“咱保卫处又不是别的部门，连你车间还独立核算呢，我哪来这份开销？钱，总不能我自己往里垫吧。没办法，羊毛出在羊身上，谁让你车间跳出这么一匹黑马！”

段启明接过发票，愣愣怔怔看了看，然后，面对保卫处长：“我以为你找我来是为了李万全的事呢，原来是为了塞给我这把发票。”

保卫处长急了：“看你老段说的！没有李万全，哪来这把发票啊？”

段启明忽一下站起来，恼怒地：“先不管他李万全不李万全，我告诉你，没你这么从羊身上拔羊毛的！一瓶酒你们当凉水，不眨眼一气灌进去了，车间那工人撅着屁股干一天也挣不出这瓶酒来！不服？不服你到我车间里头干一天，干一小时也行。汗珠子摔八瓣，摔多少汗珠子才能摔出你这两千多块钱！李万全戴铐子走人那是他自作自受，谁也甭想拿一个李万全榨车间的油水！”段启明说完把那摞发票往保卫处长身上一甩，冲耿海说一句：“耿海，回去干活！”

段启明甩门而去，耿海只好紧随其后。

保卫处长王丰田尴尬地啜嚅着：“你看看，你看看……”然

后弯腰捡拾满地散乱的发票。

段启明和耿海刚走到办公楼楼梯口，身后传来喊声：“段启明，段启明！”段启明回头站住，看到厂办公室的韩春霞追了过来。

段启明：“干啥？”

韩春霞：“你就不能改改你那狗熊脾气？”

段启明没好气地：“碍你啥事了？”

韩春霞叹口气，无奈地：“你就这么撑吧，我都替你难受。”

段启明：“我还替你闲得难受呢！”说完，掉头就走。耿海在身后愣愣地跟着他。

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着。这种绵绵的秋雨体现出一种阴沉的韧性。一列长长的火车从厂区铁轨上驶过。火车驶过，段启明和耿海刚刚踩上铁轨，身后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呼喊：“叔！叔！”段启明回头，就看见了从远处跑来的十六七岁的小芳。

段启明站住，等小芳跑近，问：“小芳，你来干啥？”

小芳一脸悲戚，一脸焦灼：“叔，你快上我家去，我爸我妈打起来了。我爸……我爸把电视机都摔了……”小芳说到这里，眼里噙起泪水。

“你爸……你爸腿好了？”

小芳摇摇头：“我妈把他惹急了，从床上跳下来就冲电视机去了。”

段启明拢拢头上的雨水，对耿海叹口气：“你先回车间，招呼着把铸件上到机床上，这么大个活，别出啥差错。我去看看。”

段启明和小芳顺着铁轨急急走出厂区。耿海看着两人的背影，犹豫着走向车间。

车间内焊花四起。在一个偌大的钢铁机架上，一群工人头戴防护面罩，手持焊枪，焊接着一个个钢铁合缝。耿海来到焊花四起的钢铁机架前，突然在人群中发现了年轻的女电焊工肖岚的身影。肖岚正专心致志地伏在钢铁机架上，手持焊枪，认真地焊接着每一个焊点。耿海稍一犹豫，转身拧掉了身侧的一个氧气瓶。肖岚手中的焊枪突然不再冒出火焰，她诧异地回头，看到了钢铁机架下的耿海。耿海冲肖岚摆摆手，肖岚手持焊枪从钢铁机架上跳下来。

“你咋又来了？退烧了？”

肖岚淡淡一笑：“差不多了。药吃了，还打了针。”

耿海一把夺过焊枪：“回去，啥时候好利索了啥时候来。”

肖岚手提防护面罩，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

耿海：“走呀，劳模也不差这一天两天，劳模就不兴发烧长病？”

肖岚一把夺过耿海手中的焊枪：“你少埋汰我，你才是劳模呢！我既没争也没抢，那是你们硬塞给我的。你让我休病假，休三天病假这月奖金就没了，我偏不休，就想挣这份奖金！”她顺手拧开身侧的氧气瓶，提着焊枪，几步就登上了钢铁机架。耿海看到机架上的肖岚熟练地摆开架式，电焊枪迸溅出美丽的火花。

身后有工人喊：“工段长，你找找陈美玲呵！天车还开不开？”

耿海抬头，看看天车，天车的驾驶座上空无一人。

简陋的车间休息室里，墙上挂满了各种油污的工作服、安全帽，一个角落里还挂有同样浸满油污的生产报表、考勤表之

类的东西。破旧工桌上，有架破旧的电话。年轻漂亮的女天车工陈美玲正手捂话筒与对方讲话：“就是，气死你。谁让你说话不算数！我给你数着呢，整整六天，不，六天半，你愣是没呼过我一次。”稍停片刻，陈美玲又开口讲话：“深圳，深圳怎么了？深圳就不是中国了？我就不信，深圳就没有一部直拨电话打到哈尔滨！你手机呢？”又停一会儿，陈美玲突然变得喜笑颜开起来：“我就知道你惯用这招。好啦好啦，你说什么时间吧？行，就这么定了。我这些天干什么了？还能干什么？晃荡来晃荡去就在天车上晃荡呗。唉，对了，昨晚我做了个梦，你猜梦见了什么？”

话说到这里，一只手有力地按断了电话的簧键。陈美玲一抬头，看见走进屋来的耿海。她没好气地说一句：“干吗你！”耿海没理会她，径直走到工桌前，端起一个大大的搪瓷缸子喝水。破旧的白色搪瓷缸子上清晰地写有“北重生产拉练纪念”的字样。陈美玲继续拨电话，电话嘟嘟响个不停，拨不出去。她对耿海：“这破电话好不容易才拨出去，你要什么坏？”

“一家人等你干活呢，你还在电话上做梦！”

“人家呼了我一天，还不能回个电话？还能一天到晚让我死在天车上？”

“你说你一个工人，戴什么 BP 机！你见有几个戴 BP 机的女孩泡在车间里熏着烤着？”

踏着话音进来的是年轻的维修工程全。程全的身后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瘦瘦小小、穿着肥大工作服的小青工，那是程全的徒弟，人们习惯喊他“小鼻涕”。程全进来，前后不顾地跟着耿海的话调侃起陈美玲：“就是，耿海说得没错。什么人玩什么鸟，你一个天车工，身上带个哨子就够了，非得带个 BP 机，听那种夜猫子叫！”说完，对耿海：“哎，我的手钳呢？”

耿海：“你的手钳我哪知道？”

程全嘟囔着：“真他妈邪门了！”边说边到工具箱翻腾起来。小鼻涕也跟着翻腾。正说着，陈美玲身上的呼机又响起来，她掏出看看，又懊恼地关上，然后气冲冲地拨电话，仍嘟嘟嘟拨不出去。程全没找到手钳，回头冲陈美玲揶揄道：“美玲，把BP机扔掉算了！一天到晚累个半死还不够烦？听那种夜猫子叫有什么快感？”

耿海跟一句：“工人就得有个工人样。”

陈美玲气哼哼地扔掉电话：“工人啥样？工人就该死啊？”

程全：“谁说咱该死？咱还是领导阶级呢！可有一点你得记住，你是陈美玲，不是宋美龄！”

小鼻涕嘿嘿一笑：“人家宋美龄可牛大了，想台湾台湾了，想美国美国了，蒋介石都怕她！”

陈美玲：“你个小鼻涕，你知道蒋介石是谁呀？”

耿海不耐烦地：“行了，外头等着开车呢！”

陈美玲：“天车坏了。”

耿海：“咋了？”

陈美玲：“驾驶座晃晃悠悠，我总不能晃下来摔死吧。”

耿海叹口气：“咱中国造天车这些年了，就老整不了这个晃！”转身又对程全：“程全，你先去修天车。”

程全笑笑：“这就叫中国特色的天车。天车不晃，要我维修工干吗？”说着，扳一把陈美玲的肩膀：“美玲，走，我工作的最大快乐就是给你修天车。你说哪儿晃悠，我就把哪儿摆平。这是天车，又不是床，哪能老这么晃来晃去。”

陈美玲对耿海：“你也不管管他，都快成流氓了。”

程全：“噢，我一说床就流氓了？想多了吧？你比我还流氓！”

陈美玲擂他一拳。耿海挥挥手：“走吧走吧。”

小鼻涕跟着陈美玲、程全欲往外走，程全拦住他：“你甬去了，我一人就行。”刚出门，又回头：“把你的手钳给我。”小鼻涕从工具兜里掏出手钳递给师傅程全。程全出门而去，小鼻涕揉揉鼻孔笑笑：“师傅啥时候都让我跟在后头，就是给陈美玲修天车不让我上。”

耿海反问一句：“没活干了？”

小鼻涕：“铣床还没修好呢！”

耿海：“该干啥干啥去！”

小鼻涕奔到工桌前：“我先喝口水。”说完，端起工桌上的搪瓷大缸子一顿猛喝，抹抹嘴，骨骨碌碌跑出去。

电话铃响，耿海起身接电话：“段主任？他没在车间，出去了。”

4

中年职工刘义山住着陈旧的普通职工单元宿舍。家中的摆设也与其他普通职工家庭没什么两样，只是更显出一份寒酸和简易。里屋传来刘义山妻子呜咽的哭声。外屋则是一地锅碗瓢盆摔碎在地的狼藉。一地狼藉中，耀眼的是横陈于地面的电视机残骸。腿缠绷带的职工刘义山坐在沙发上，目光呆滞。

段启明坐在刘义山对面，看着一地残骸，抽了几口烟，说：“让你在家休工伤，你倒好，攒下力气了，阴天下雨打老婆！”他看看地上的电视机：“这家，也就这台电视还顶个价钱，你就敢把它掀到地下！不过了？”段启明瞅一眼刘义山腿上的绷带，坚硬的口气中又含有某种同情：“多亏你腿脚不利索，要不，还得把屋顶揭了！”

屋里的女人依旧呜呜咽咽。段启明朝里屋说一句：“桂